

文學常識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文
學
常
識

文學常識提要

文學二字。包羅甚富。本書所述。則限於駢散各體之文。若詩若詞。以另編常識本。故從略。而於文學之起源。歷代文學之變遷。以及文章家之宗派。則詳述無遺。至於研究方法。則於各大家之論文中。擇其要者錄焉。

文學常識提要

文學常識 目次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文學之意義……………一

第二節 文學之起源……………六

第三節 文學之範圍……………八

第四節 文學之分類……………一〇

第五節 文學之沿革……………一七

第二章 歷代文學之變遷

第一節 上古之文學……………一五

第二節 周代之文學……………一六

第三節	秦代之文學·····	三二
第四節	兩漢之文學·····	三二
第五節	魏晉時之文學·····	四二
第六節	南北朝之文學·····	五〇
第七節	隋唐之文學·····	五七
第八節	宋代之文學·····	七〇
第九節	遼金元之文學·····	八〇
第十節	明代之文學·····	八四
第十一節	清代之文學·····	九五
第十二節	近代文學之趨勢·····	一一一
第三章	研究文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文學之要點·····	一一三
第二節	作文之方法·····	一二一
第三節	重要之文學書籍·····	一二九

文學常識 目次

文學常識

吳江 徐敬修編著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文學之意義

文學之意義，至今猶無明確之界說，蓋非失之於寬泛，即失之於褊狹，此蓋由文學之範圍，所包至廣，而解釋之者，或因箇人學術思想所見之不同，或因時代思潮所生之影響，於是各定其說，此古今中外所同然也。茲特羅列各家之說於下，以見文學意義之一斑。

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曰：「文錯畫也。」釋名曰：「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合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凡此所述，皆就文字而詮釋，蓋非文學之本義也。

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曰：「博學於文」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則汎指文化而言，亦非文學之本義也。又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則稍有文學之意義，然偏於文辭，猶未足以統括文學之意義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原道曰：「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實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

泉石激韻，和若球鐙，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一此以天地萬物之象爲文，其義則泛而無所歸宿矣。

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序，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其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沈思，義歸乎翰藻而後可也。其義蓋以文之範圍，屬之于情感，而不屬之于事實，則又狹而偏乎藝矣。

唐宋之時，論文必本于道，韓退之曰：「文志乎古之道也。」柳子厚曰：「文者以明道。」周濂溪曰：「文以載道。」王荊公曰：「禮樂

刑政，先王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蓋當時病六朝聲偶之習，故以治化爲文，而復反乎廣義矣。

清阮元文言說曰：「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

，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一此則以偶語，韻文爲文，餘皆爲言，爲語，而推出散文于文之外，其所見似太狹矣。

近人章太炎氏謂「凡文字著于竹帛，皆謂之文。」一此則又不免失之太寬矣。

總觀各家之說，要不外廣狹二義：在廣義者言之，則以爲凡可寫錄箸爲文字而能成章者，皆得謂之文，是以文爲述作之總稱也。在狹義者言之，則以爲凡文當宗情感，以娛志爲歸，而行文尤須奇偶相生，音韻和協，是以文爲述作之殊名也；殊不知文章無論駢散，要以能發抒

新穎之思想，使人讀之生愉快之感，而又足以使人羣進化，且百世而常新，乃可以稱文學，乃可以有文學之價值，此則研究文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第二節 文學之起源

考文學之起源，遠在邃古之初，當時雖未有文字，然而邃古之民，往往藉語言以發舒情意；如或發歡愉之歌辭，以表其快樂；或發嗟嘆之歌辭，以表其憂思；或發雄壯和平之歌辭，以稱述祖先之功德；是以文章之源，出于語言焉。厥後文字產生，語言有記載之具，於是出之于口者謂之語言，用筆以書者謂之文字，故稱尚書爲記言之史，春秋爲記事之史，一則間有文言，一則不尚文辭，蓋文學猶未全盛也；周秦以來，經如易，詩，書，禮，春秋，傳如左傳，公羊，穀梁；子如

孟，荀，老，莊，或長于韻語，或間作偶文，或發一己之言，或集衆人之語，至於漢代，賈誼稱善屬文，枚乘，鄒陽，司馬相如，揚雄輩，俱以文人稱，于是文學乃大盛矣。

抑文學之起源，韻文先于散文，在倉頡未造文字以前，則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葛天氏有八閔，伊耆氏有蜡辭；而在文字產生之後，則堯時有擊壤之歌，康衢之謠，舜時有卿雲之歌，南風之詩，是皆有韻文字也，故文學之起，乃先有韻文也；其故蓋以利于發舒情感，便于記誦流傳者也。

總之文學之起源，根于語言，文學之形式，先有韻文，降及後世，人事日繁，而文學之爲用亦日廣，於是文章之體例，亦層出而不窮，學者不可不察焉。

第三節 文學之範圍

文學爲施于文章著述之通稱，然在古代，文章二字，並非專指文學也，凡施于禮，樂者，皆謂之文章；孔子曰：「堯，舜煥乎其有文章。」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爲文；而以「八風從律，百度得數」爲章也。（採餘姚章氏說）然降及後世，則文章之名稱，乃專指文學而言矣。

夫文學包含「文」「詩」「詞」「小說」……等種種名稱，惟本編所論，則專就文而言也。按文學之範圍，極難區別，我國圖書，自唐以來，分爲「經」「史」「子」「集」四類；經，史，子三者，皆不屬於文學範圍以內，故易，詩，書，禮，春秋，以及公羊，穀梁……等，謂之經；孟，老，莊，荀，墨，韓非……等，謂之子；凡此周秦以前之書，皆不

以文稱也。至漢時而或以「善屬文」稱，或以「文人」稱，然當時非專指行文而言，必其人之學問淵博，爲世人所推重，而後世人乃加「文人」之譽。下至魏晉之時，作者雖衆，而皆不能成一家之言，于是乃有文集之名稱；然就各家文集以觀之，則集與經，史，子，實又處處相混，殊難分別，如左傳經也，史記史也，而曾氏選以入文；（曾氏選有經史百家雜鈔）賈誼新書子也，而昭明文選則採其過秦論以入論類；騷賦爲文章之祖也，而荀子中亦有賦篇；是文集與經，史，子之界限，實有相混之處，卽文學之範圍，實無從劃清；然學術之產生，由簡而繁，其在古代，若易若詩，若書，若禮，若春秋，實爲一切學術之源泉，其後諸子之學說蜂起，以千時君之採納，故其文辭雖美，而不以文稱也，周秦以後，始重文筆，於是文章乃離經，史，子而

獨立矣，故就其分離以後而觀之，則部別各居，劃然不相混也；推其源流所自出，則差伍錯綜，又處處有相互之關係矣。是以我人欲明文學之範圍，必先明文學之源委，否則必至眩亂反覆，而無從分辨矣。

第四節 文學之分類

古人學術，箸之成書，祇泛稱之曰文學，故孔門四科，有文學一門。後劉歆括天下圖書，區爲七略，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因之，而爲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少一輯略）六略，於是藝文遂以標目，而經，史，子，集分矣。降至晉宋之時，又有文筆之分，有韻，無韻之別，而梁任彥昇著文章緣起，有八十三題，劉彥和又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然分類之法，猶未完備也。昭明選文選，于史籍則曰事異篇章，于諸子則曰不能以文爲貴，二者不以入錄，頗

多背謬之處，然分類之法，實爲後世所取材也。至清姚鼐選古文辭類纂，分文章爲十三類：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其後曾國藩選經史百家雜鈔，以爲「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至二十四首，能屏諸史而不錄乎？」稍更易爲十一類，其說愈覺完善，今摘錄于下：

一 著述門 三類

「論箸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2〕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3〕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二 告語門 四類

〔1〕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敕，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2〕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

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3〕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4〕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三 記載門四類

〔1〕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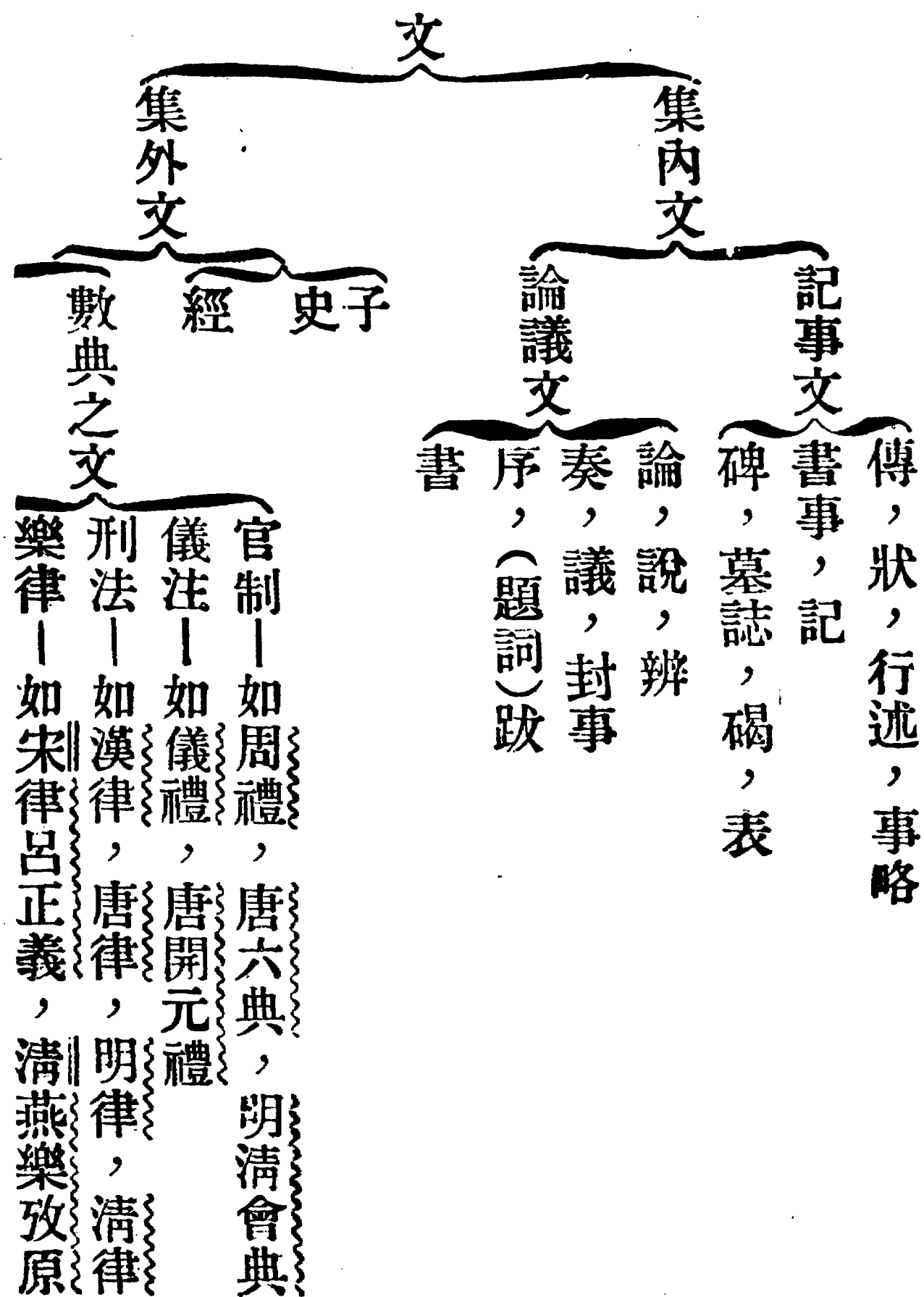
〔2〕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3〕典志類 所以記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4〕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按〕曾氏十一類之目，在當時雖稱完備，然在今日視之，則猶以爲未足也。近人章太炎氏，分文學爲「集內文」「集外文」兩種，今表

列于下：



書目——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王儉，阮孝緒七錄，七志，宋崇文書目，清四庫全書

算術——如九章算法圓法

工程——如周禮攷工記，徐光啓龍骨車玉衡車

習藝之文
農事——如北魏齊民要術，元王楙農書，明

徐光啓農政全書

醫書——如素問，靈樞，傷寒論，千金要方
地志——如禹貢，周禮職方志，水經，水道提綱，乾隆府廳州縣志，方輿志略

章氏分類之法，雖較新穎，然于集內文僅分記事文，論議文兩種，而敘情之文，則漏略未說，其故蓋以認無韻爲文，有韻爲詩之故也。

余以爲文學之分類，若就形式方面言之，則可分「有句讀文」「無句讀文」兩類，凡圖表簿錄，而不可誦讀者，則屬之無句讀文；凡有韻，無韻之文而可誦讀者，則屬之有句讀文。若就內容方面言之，則可分「記事文」「敘情文」「論理文」三種。凡記載人物事實者，皆屬之記事文；凡發抒情感，而以詠歌嗟歎出之者，皆屬之敘情文，凡解釋定義辯論是非者，皆屬之論理文；然記述文中，亦有描寫情景而發抒情感者，故有一部分之記事文，可入之敘情文中也。

第五節 文章之沿革

文章之體，發端於河圖，洛書，其文奇偶相錯，猶文章之駢四儷六也，及至倉頡衍字，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形聲相傳，隱具文章之義焉。蓋文章者，積句而成，而句則積字而成，故溯文章之緣起，不

得不先窮造字之源流也。

劉光漢曰：上古之時，有語言而無文字，凡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任舉一字，聞其聲卽知其義，凡同聲之字，但舉右旁之聲，不必舉左旁之迹，皆可通用。且字義既起於聲，並有不舉右旁爲聲之本字，任舉同聲之字，卽可用爲同義，故一義僅有一字；其有一義數字，一物數名者，半由方言不同，由語言而造文字，而同義之字聲必相符，由是言之，文字者，基於聲音者也。

上古未造字形，先有字音，以言語流傳，難期久遠，乃結繩爲號，以輔言語之窮，及黃帝代興，乃易結繩爲書契，而文字之用以興。故字訓爲飾，與文章之訓相同，足證上古之初，言與字分，以字爲文。然文字雖興，勒書簡畢，猶有漆書刀削之勞，抄胥非易，傳播維艱，故

學術授受，仍憑口耳之傳聞；又慮其艱於記憶也，必雜於偶語韻文，以便記誦，而言語之中有文矣。及以語言著書冊，而書冊之中亦有文，是則上古之前，文訓爲字，中古以降，文訓爲章，出言之有章者爲文，著書之有章者亦曰文。吾觀三代之書，諺語箴銘，實多韻語，若六藝之中，詩篇三百，固皆有韻之詞，卽易書二經，亦大抵奇偶相生，聲韻相叶，而爾雅釋訓用韻者，亦三十條，惟戴禮，周官經言詞簡質，不雜偶語韻文，則以昭書簡冊，懸布國門，猶後世律例公文，特設專門之文體也，故與文言不同；此古代文字之沿革也。

降及東周，直言者謂之言，論難者謂之語，修詞者謂之文，不獨言與文分，亦且言與語分，故出言亦分文質。言之質者，純乎方言者也，言之文者，純乎雅言者也。春秋之時，言詞惡質，故曾子斥爲鄙詞，

荀子譏爲俚語，而一語一詞，必加修飾。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爲功。」文辭猶言文言也，蓋當此之時，文字流傳未廣，仍煩記憶之功，故以語言相授受。禮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是古人論學，特設記問一門也，觀孔子作春秋，於事之稍久遠者，則曰所聞世，所傳聞世，而公羊一經，不著竹帛，但煩口授，漢儒以口傳經，其遺法也。至春秋時代之書冊，亦大抵文與語分，文近於經，語近於史，故曾子作孝經，老子作道德經，屈原作離騷經，以及醫經，藥經，皆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若春秋，左氏傳以及國語，國策諸書，及史官記言記事之遺，非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至諸子之書，有文有語，荀子成相篇，墨子經上下篇，皆屬於文者也。莊，列，孔，孟，商，韓，皆屬於語者也。文猶後世之文詞，語猶後世之

演稿；縱橫者流，騰爲口舌，語學之派別也；後世史書特立文苑，文學之派別也；惟古人言詞，一經書冊之記載，或加潤飾之功，致失本文之舊，則語而飾以文矣。又古代之初，虛字未興，罕用語助之詞，故典，謨，誓，誥，無抑揚頓挫之文；後世以降，由實字假爲虛字，渾噩之語，易爲流麗之詞，文士互相因襲，致偶文韻語之體，亦稍變更，則文而涉於語矣。

西漢代興，文區二體：「賦」「頌」「箴」「銘」，一源出於文者也。「論」「辯」「書」「疏」，一源出於語者也。然揚馬之流，類皆湛深小學，故發爲文章，沈博典麗，雍容揄揚，注之者既備述典章，箋之者復詳徵詁故，非徒詞主駢儷，遂足冠冕西京。東京以降，「論」「辨」「書」「疏」諸作，亦雜用排體，易語爲文，魏，晉，六朝，崇尚排偶，而文與筆又分

矣。

偶文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多以文筆並言，則當時所謂筆者，乃質樸無文之作也，或用之記事之文，或用之書札之文，體近於語，復與古人之語不同。梁元帝金樓子云：「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劉彥和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筆之分，由是益彰；昭明之輯文選，亦以沈思翰藻者爲文，凡文之入選者，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卽間有無韻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揚詠歎，八音協唱，默契律呂之深。故經，史，諸子，悉在屏遺，於是文乃別於經，史，諸子之外，而別爲一體者矣。

齊梁以下，「四六」之體漸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文體亦卑，然律以沈思翰藻之說，則「駢文」一體，實爲文體之正宗。降及唐代，韓柳嗣興，始以單行易排偶，由深趨淺，由簡入繁，由駢儷相偶之詞，易爲長短相生之體；蓋韓柳之文，希蹤子史，卽「傳」志「碑」版「一」之作，亦媲美前賢，然繩以文體，特古人之語，而六朝之筆耳。故唐代之時，亦稱韓文爲筆。劉禹錫祭韓侍郎文云：「子長在筆，余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曰：「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爲孟詩韓筆。」是唐人不以散行者爲文也。

至北宋蘇軾推崇韓氏，以爲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爲駢體，以昌黎諸輩爲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辨，而文之製作

，亦不復睹矣。

清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于桐城，於方姚之散文，奉爲文章之正軌；而阮元氏文言說，則又泥于晉宋下文，筆之說，而以有韻爲文，其後歙縣凌次仲則以文選爲古文正的，與阮氏文言說相符。是則皆各執一見以論，其實駢文散文，二者互相爲用也。餘姚章氏之言曰：「凡簡單敘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敘多人多事，就非駢體不能提綱。以禮記而論，同是周公所記，但周禮用駢體，儀禮用散體，這因事實上非如此不可的。儀禮中說的是起居跪拜之節，要想用駢也無從下筆。」由此可知以散文爲正宗，以駢文爲正宗，皆非精確之論矣。此歷代文章變遷之大概情形也。

第二章 歷代文學之變遷

第一節 上古之文學

上古之時，文學極爲幼稚，漢書藝文志，載有神農兵法，黃帝醫書等，世間又傳有神農本草，其真僞不得而知；而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今皆不傳，卽易之所謂河圖，洛書，果出于世，亦無可考；是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蓋唐虞以前，但有詩，歌及文字而已。然就經典中尙書所載，唐虞夏商，時之文學，亦可得以知其一二焉：

一 唐虞之文學

尙書中堯典舜典，備二帝終始，爲後世「傳記體」「記事本末體」之濫觴，文皆簡質淵摯，散行居多，而間有駢文絡乎其間，蓋此時文體未臻完備也。

二 夏之文學

夏書渾渾爾，雖無意于語言，文字之工，而意盡辭美，此蓋夏尙忠之效也。如甘誓一篇，語殺而繁，字句巉巖，措辭明白如話，質而不俚，精光湛然，此外如禹貢如夏小正，皆夏代之書籍也。

三 商之文學

夏書渾渾無涯，商書灝灝有辭，按尙書所載，商書存于今者有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而史記有湯誥一篇，其文與僞古文絕異。考前書所載，殷湯學伊尹，高宗學甘盤，是可知商代君臣，皆有學術也。而後世以歸藏爲商易，京房易又有湯嫁妹之辭，是可知商代文學，已較唐，虞時爲發達矣。

第二節 周代之文學

周代文學，彬彬稱盛。然如易，詩，書，禮，春秋，則爲經典，原非爲文而作；而諸子百家之說，亦不以文稱；然其文體或散或正，要爲後代文章之祖；其能以文學家稱者，則惟屈原及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而已，茲分述于下：

一 周之文學

夏商之際，文章體例，猶未明備，惟歌咏言以吟志，史載筆以記言而已。至于周代，鬻熊以著書立說，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名曰鬻子。武王誓師誅紂，辭峻而要，周公制禮作樂，文物彬彬，成康之世，訓誥之文，雍容雅健，君牙之命，丁甯周至，亶亶若家人父子之相告語；宣王中興，召虎，方叔，尹吉甫之徒，皆稱能文，東遷以後，世入春秋，諸子百家之說蜂起，於是文章之體變矣。

二 春秋時之文學

春秋之時，士大夫以能文而善說辭者，其人謂之知禮。如管仲屬篇，辭覈而言練，鄭僑辭命，情信而辭巧，叔向詒書，季札論樂，能文之士頗衆，而其中尤爲極出者，則爲孔，老二氏。孔子以天縱之聖，不獨以文章著也；老子之文辭，神奇變化，簡古多含蓄，孔子譬之猶龍，非過譽也。當時二人分雄南北，及墨子崛起淮河之間，以其意顯語質之文，與孔，老鼎足而三。餘如孫武之論簡爽，邱明之傳豐贍，以及孫子，公，穀之文，亦皆爲後世所重也。

三 戰國時之文學

戰國之時，文章極盛，蓋以七國爭強，莫不敬禮處士，招致客卿。士之欲顯名當世者，莫不審思明辨，爭自濯磨，以研精學問；如莊子屬

篇，氣偉而才奇；孟軻所述，旨豁而才爽，餘如公孫，鬼谷蘇秦張儀，呂覽荀卿韓非等，其文辭或以華采稱，或以雄辯著，雖皆爲百氏之書，要亦文章之林囿也。當時能以淒惋之辭，而爲周代純正之文學家者，則屈原是也。

屈原，名平，別號靈均，楚之同姓，懷王時爲三閭大夫，博聞彊志，而明于治亂，且嫺于辭令，王甚重任之，有上官大夫以爭寵，讒之，原自是被疎。怨王聽之不聰也，慨讒諂之蔽明也，傷邪曲之害公也，疾方正之不容也，憂愁幽思，不能自己，作離騷，後被流放，然眷顧楚國，繫心於懷土，欲反不能；後又以讒口遷於江南，乃作懷沙之賦，遂懷石自投汨羅而死。按屈原所作之賦，總二十五篇，而離騷其首也。司馬遷評釋之曰：「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

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不容自疎，淖濯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於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可謂知屈原者矣。

屈原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辭賦著稱，據漢書藝文志

則唐勒有賦四篇，宋玉有賦十六篇，然以視屈原之多感，與其想像之豐富，辭藻之巧妙，則皆不能追及之也。

第三節 秦代之文學

秦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其不重文學，可想見矣；然終秦之世，文學實尚未全禁也，如史職之官不廢，而有秦紀之史書，又如登山起臺，勒石作銘，則侈敘其功德，文辭亦華采可觀，且有質直之氣也。蓋秦雖嚴焚書之令，而博士官吏讀書不禁也。當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于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始皇聞之，盡取石旁之居人誅之，且燔銷其石，然始皇猶不樂，令博士作仙真人之詩以自慰，故當時文學雖受非常激變，猶未全墜於地也。李斯雖不重儒生，然能作蒼勁之文辭，蓋秦起殺函，據有西方之山國，其風氣自

異南方，因是其思潮及其文學，亦自戛戛獨造，今欲見秦代文學之風韻，則刻石之辭爲最正，卽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南海，刻石頌秦之德，四言三句爲韻，凡二十四韻，其文辭質實，特現西方之風氣，而秦皇尊嚴不可冒之威光，及一統六國之餘烈，亦不自覺而露於辭句間也。文心雕龍曰：「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

第四節 兩漢之文學

周末文弊，秦代又摧詩，書，至於漢代，始漸尙文，惠帝廢挾書之禁，文帝頗徵用遊學之士，文學寢盛，及武帝之世，勸獎文學，寵用材俊，于是辭人奮起，揚葩振藻，閎衍雄渾，成一代之風；然東京以後，文氣寢弱，競以侈麗相尙矣，茲分述之于下：

一 西漢之文學

秦亡漢興，高祖以馬上得天下，卑視儒學，不尙文藝，然當時如蕭何，張良，籌策帷幄，言中機要，蒯通，隨何，酈生等，其言未脫戰國游說之風；而陸賈頗有著述，說高祖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著秦所以失，漢所以得，及古成敗之國，凡十二篇。太史公稱之爲當世之辨士也。

文帝之時，潁川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卽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

其儀法奏之；更數上疏，陳治安策，言列侯就國事，所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其言痛切詳盡；而過秦論三篇，雄駿閎肆，更爲人所稱道，蓋賈誼以論策稱也。後爲長沙王之太傅，鬱鬱不樂，及渡湘江，爲賦弔屈原，後又爲懷王傳，而懷王墮馬死，誼遂哭泣以卒。

潁川晁錯，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爲太常，以辨得幸太子，號曰智囊，錯上書言兵事，論守邊備塞，論貴粟，明於利弊，唐荆川稱其文似孫子。

孝武之世，董仲舒以賢良對策，請武帝尊重儒術，黜百家，於是學術思想，遂受拘束。按仲舒之文，較之賈誼，晁錯似平弱，然樸茂醇厚則過之。當是又有鄒陽，枚乘，莊忌之徒，文辭亦重於世；而司馬相如之辭賦，司馬遷之史記，尤爲標然特出，與賈誼稱爲漢文三絕。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好讀書擊劍，作子虛賦，上讀而善之，因楊得意言，上令尙書給筆札，爲游獵賦奏之，天子大說。其哀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難蜀父老，封禪文數篇，皆傳於世。太史公以爲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蓋相如之文本於騷，靡麗而有雄博之意，非後人摹擬所能及也。而當時又有淮南王安，亦好書，今傳淮南子內篇二十一篇，其書雖摭集各家之說，而文特綿密可誦。宣帝之時，霍光秉政，不學無術，故文學之士，不如武帝之盛；然當時上書言事，如路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王吉亦上書言得失，張敞上霍氏封事，極言外戚之禍；他若蕭望之等，亦能援本經術，敷陳治道，故宣帝之時，頗有直言極諫之士。

始元（昭帝）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

，務本抑末，然後教化可興，於是汝南桓寬有鹽鐵論，其書博辨，亦一代之鉅文也。而蜀人王褒爲聖主得賢臣論頌，頗爲人所稱誦，劉彥和曰：「王褒搆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而唐順之以爲西京之流而爲東，王褒爲之導也。褒字子淵，官諫議大夫。

元帝之時，亦好儒術，頗用當時明經直言之士，如蕭望之，匡衡貢禹輩，皆見錄用，而當時文學之士，以劉向，揚雄爲最，向子歆，文名亦著。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幼善屬文。宣帝時，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今傳者僅存九歎一篇，其論述則有說苑，新序，列女傳，及載在漢書之奏疏封事，其文本于經術，故其說序，新序，列女傳之作，似可以文學目之；然其志則鑒於外戚之專權，宮闈之

案亂，欲爲漢室正紀綱，辨是非，以當人主之法戒也。

劉向子歆，字子駿，通詩書，能屬文，成帝時，與父向領校祕書；向卒，哀帝使歆卒父業，歆乃集六藝羣書，重別爲七略，爲文典雅峻絜，意氣雄放，過于乃父，惟後人以其諂事王莽，不之重也。

揚雄，字子雲，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嘗弔屈原，作反離騷，廣騷，畔牢愁等之賦，成帝時，被召，從帝之甘泉，還奏甘泉賦，又有河東賦，長楊賦之作，莽篡位時，草太玄以明自治泊如之旨。人或嘲之，謂玄之尙不以白，乃作解嘲以辨。又倣易作太玄，倣論語作法言，倣蒼頡篇作訓纂，倣虞箴作州箴，又以爲辭莫麗于相如，乃作四賦。嗣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天下醜之。然雄渾之處，自爲漢代傑出之思想家。

二 東漢之文學

光武中興，信圖讖而略文華，然當時文學之士，如馮衍，桓譚，班彪，杜篤輩，亦彬彬有文采焉。

衍字敬通，幼有奇才，既壯，博通羣書，所著「賦」「誄」「銘」「說」之類，凡五十篇，其文頗有排衍之致，駢儷之形，然氣力充沛，風格遒勁，惟以年老失意，故頗有鬱勃之觀。

譚字君山，能文章，尤好古學，著有新論二十九篇，光武時，嘗上書請屏圖讖，極言讖之非經。因獲罪，鬱鬱以卒。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彪避難依隗囂於天水，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悟，遂避地河西。河

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副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彪才高好述作，因專心史籍，司馬遷著史記，自武帝太初以後，缺而不錄，因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斟酌前史，以譏正得失。

杜篤字季雅，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詞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亦俊雅可觀也。

明帝崇愛儒術，肄禮壁堂，講文虎觀，時有班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嘗撰漢書，當時甚重其書，學

者莫不諷誦焉。固又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綴以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之詩，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按堅孟之文，雖不及太史公疏宕有氣，而博雅淵懿，亦難及也。

東漢之初，有崔駰，與班固傳毅齊名，駰善屬文，嘗擬解嘲，作達旨。元和（章帝）中，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其中子瑗字子玉，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明天官，曆數，京房易傳，諸儒宗之。瑗子寔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命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所謂三崔是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才高於世，不交俗人，永元（和帝）中，

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嘗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作天象賦，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復造候風地動儀，施關發機，可知震之所在。生平著詩，賦，銘等凡三十二篇，崔瑗撰衡碑文曰：「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兩漢以來能文者多矣，求如衡之精深宏博，殆無有也。」

蔡邕，字伯喈，師事胡廣，精辭章數術，天文，妙探音律，生平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書」「記」等，凡百餘篇，傳於世，其文精雅，湛深經術，通達時務，頗似西漢人筆墨也。

此外如王充，王符，仲長，荀悅等，文名亦著，惟行文大率，尙排偶

而少俊偉軒昂之概，實開六朝駢儷對偶之風也。

第五節 魏晉時之文學

自東漢歷魏晉六朝，以至于隋，文章益行浮華，綺靡纖弱，巧作駢儷，謂之八代之衰，然魏晉之時，文章猶趨厚重，尙不如六朝之浮薄也。茲分述之于下：

一 魏之文學

魏承漢後，一代之文運，斐然成章，當時文學之士，如應劭，禰衡，邊韶，趙壹之徒，皆有名當世；而魏武以奸雄之才，頗好文學，魏文陳思，亦擅詞采，故建安七子，（建安獻帝年號）都淪入于魏，然魏之文學，實惟曹氏父子外，及建安七子而已。

建安七子者，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是也。融

字文舉，魯國人，曹操當柄國時，與操書多侮慢語，後操構成其罪以殺之。粲字仲宣，山陽人，著有登樓賦，極著名。幹字偉長，北海人。琳字孔璋，廣陵人，曹操柄國時，軍國書檄，多出其手。瑀字元瑜，陳畱人，少受學于蔡邕，入魏掌記室。瑒字德璉，汝南人。楨字公幹，東平人。皆生于建安之世，爲文各擅一體，而皆有所偏也。方文帝爲五官將時，與平原侯植皆好文學，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畱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故當時軍國書檄，多出琳，瑀之手，魏文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孔璋章表殊能，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劉彥和曰：「仲宣益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全采。應瑒學優以得文。」此建安七子文學之大概情形也。

二 蜀之文學

三國鼎立，文學寢衰，然諸葛武侯以經世之才，起於隆中，所作文章，直駕西漢，其出師表，極爲忠厚悱惻。劉勰曰：「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表之英也。」李格非以爲「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蘇子瞻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曾文正亦謂其「風神高遠

，最愜吾意。」故或謂三國無文，僅諸葛一人，其見重可知矣。至若吳之文學，則無足述也。

三 晉之文學

東漢以後，爭尚詞華，暨乎晉初，斯風益盛，陸機連珠五十，屬對精巧，更大開四六之門；當時不入浮靡，自成質奧，足追西漢以上之氣格，則有李伯之之陳情表，王羲之之蘭亭集序，皆發乎至情，非同虛飾，而陳壽三國志，亦高簡有法，足與馬班抗衡也。

正始（魏主芳）之時，清談之風頗甚，當時有山濤，嵇康，阮籍，阮咸，向秀，王戎，劉伶等，是爲竹林七賢，皆崇尚老莊虛無之學，輕蔑禮法，縱酒荒酣，遺外世事，謂爲放達。籍字嗣宗，於文有大人先生傳，樂論，達莊論；於賦有東平賦，元父賦，首陽山賦，皆自陶寫

性情，發揚幽思者也。康字叔夜，有與山巨源絕交書，及與呂長悌絕交書，自寫素志，峭直之氣，露於文字之表，所作幽憤詩，最爲清雋，然氣頗急促，少淵雅之致；又有養生論，以放世爲高。秀字子期，嘗與康論養生，有思舊賦等傳世。濤字巨源，以啓事著稱。伶字伯倫，有酒德頌傳世。王戎阮咸罕傳篇什，就中以康籍二人，尤爲傑出。然阮之文猶病寬緩，不若康之剴切也。

至太康（武帝）中有三張，兩陸，兩潘，一左，卽張載，張協，張亢，陸機，陸雲，潘尼，潘岳，左思是也。陸機稱太康中之英，而與機可相伍者，則爲左思。載字孟陽，安平人。協字景陽，載之弟也。亢字季陽，協之弟也。三張之中，以協之文采爲尤茂。陸機字士衡，吳縣人，雲字士龍，機之弟也。機有文賦，極著名，文采勝于乃弟。潘

岳字安仁，滎陽人。才藻妍麗，辭氣清綺，上承建安之遺風，下啓太康之新聲，有秋興，懷舊，寡婦，內顧諸賦，極爲著名。潘尼字正叔，岳從子也。文不如岳。左思字太冲，臨淄人。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又作三都賦，構思十年，皇甫謐爲作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註吳蜀，陳留衛瓘又作略解，于是豪傑之士，爭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此外文人如傅玄，傅咸以嚴正名，王羲之，王獻之以風流稱，夏侯湛有「書淫」之號，摯虞有文章流別論，杜預自稱有左癖，而劉琨郭璞盧湛孫綽葛洪之倫，亦皆有名江左；當時能以冲澹深邃之筆，獨標逸範者，則惟淵明一人而已。

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博學能屬文，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意，每欣然忘食。性嗜酒，爲彭澤令

，歲終，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歐陽修評謂：「晉無文章，惟有陶淵明之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蓋晉宋以下，六朝間固無如斯清高之文辭也。梁昭明太子評淵明曰：「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勢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洵可謂知言者矣。其他如五柳先生傳，感士不遇賦，皆足以見其志之所在。有淵明集八卷行世。世稱靖節先生。

劉彥和曰：「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茂先有鷦鷯賦）寓意，

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太冲有三都賦）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詞句和暢，鍾美於西征（安仁有西征賦）賈餘於哀詠，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詞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絲。士龍朗練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疏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植幹之實材，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辭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摅清靡於長篇，季鷹辯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

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要訓，戶牖雖異，而筆采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備，孫綽規旋以矩涉，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此彥和論兩晉駢儷之文也。

第六節 南北朝之文學

文章至南朝之時，愈重詞采，且有文筆之分，蓋以無韻之文爲筆，有韻之文爲文，劉勰文心雕龍曰：「今之常言，有筆有文。」顏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此皆以文筆對稱者也。此外又有稱爲辭筆者，如陳書岑之敬傳云：「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又有「三筆六詩」之稱，然所論均無明確之界說，不足爲訓也。

• 至文學之士，則大都以駢儷著也。

一 南朝之文學

宋室文學之士，首推顏謝。而謝在元嘉時，尤爲著名，謝靈運陳郡陽夏人，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與族弟惠連等嘗以文章相會賞，時稱大小謝。宋書本傳稱「靈運博覽羣書，文章甚美。」顏延之字延年，臨沂人，與靈運俱以辭采齊名，世稱顏謝。蓋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自潘陸以後，文士莫能及也。此外如鮑明遠照，亦長于樂府，文甚適麗；最有名者，如蕪城賦河清頌及登大雷與妹書，極爲著名。而順陽范蔚宗，亦善爲文章，所著後漢書自以爲奇作也。南齊永明末，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有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永明體。朓字玄暉，文章清麗，所撰哀策文，齊世莫能及。

者，嘗爲宣城太守，故後世稱謝宣城。融字元長，少有文才，嘗作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至若山陰孔稚圭德璋，則獨于聲偶之中，發揮奇趣，其北山移文中「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之句，王介甫嘗歎以爲奇絕；蓋雕章琢句，務爲新穎，六朝文中之善者也。

蕭梁諸帝，皆好文藝，故當時文學之士，亦稱極盛。南史江淹任昉王僧孺同傳，三人詩文，新麗頓挫，並一時之傑也。江淹字文通，身歷三朝，辭該衆體，其恨賦別賦，音制一變，長短篇章，能寫胸臆，卽爲文字，亦詩騷之意居多。任昉字彥昇，著有文章源起，其文長於載筆，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蓋天才也。王僧孺書藏異本，富埒沈任，文用新事，人多未見，集中

諸篇，杼軸雲霞，激越鐘管，新聲代變，于此稱極。

沈約字休文，爲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江南文勝，古學日微，大抵采死翟之毛，抉焚象之齒，生意盡矣；求其儷體行文，無傷逸氣者，文通彥昇，庶幾近之。二子縱橫駢偶，不受羈勒，故能超妙也。

吳均字叔庠，故鄣人。文體清矯有古風，好事者或效之，謂爲吳均體，可見當時推崇之盛矣。

鍾嶸字仲偉，潁川人。學有思理，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曰詩品，大略以「曹劉爲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又云：「陳思爲建安之傑，公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安爲元嘉之雅，顏延年爲輔。」魏文帝典論論文無此嚴毅也。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網羅古今，彌綸載籍。洵不朽之作也。

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存者無幾，亦可慨也。

與孝綽齊名者有王筠，何遜，筠字元禮，沈約見其文，歎爲不逮，筠爲詩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嘗從容啓武帝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舉秀才，范雲嘗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遜文章與孝綽並重，時號何劉。

昭明太子蕭統，嘗選屈原以下至徐悱之詩文，號爲文選，蓋後世選本

之祖也。

陳之文學家，有徐陵。陵字孝穆，文章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陳書本傳稱其緝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

庾信字子山，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爲四六大宗。庾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然辭生於情，氣餘於彩，又其獨優。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徐陵庾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尙輕險，情多哀思。」信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灝氣舒卷，變化自如，則非陵之所能及矣。張說稱其「筆涌江山，文驕雲雨。」老杜亦謂「凌雲健筆，有縱橫之意。」其推挹可謂至矣。

二 北朝之文學

北朝文學，方之南朝，近於質實。北魏有崔浩，字伯淵，博覽經史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嘗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著書二十餘篇，傳誦於世。

溫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蕭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一北人之夸詞也。

與溫齊名者，爲邢邵，字子才，伽藍記稱其「文跨班馬而孤上，陵許郭而獨高。」其推重可知。時與魏收稱大邢小魏。

魏收字伯起，小字助佛，歷魏入齊，嘗修魏書，衆口誼笑，號爲「穢

史」收以「章」「表」「碑」「志」自許，其餘文字，實同兒戲，不足重也。北齊顏之推，字介，瑯琊人，不好虛談，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有文三十卷，與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總之南北朝之文學，宋齊纖巧，梁陳刻飾，惟魏周稍趨質實，然皆駢儷爲多，當時作散文者，惟姚察及蘇綽而已。察撰梁陳二史，雖未成編，而造端宏大；綽有六條詔書，仿尚書之體，亦卓然可稱道者也。

第七節 隋唐之文學

隋唐承六朝之後，詩，賦，散文，皆不脫纖弱之習，隋享國又淺，文帝之時，雖欲反斲彫爲樸質，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仍趨淫麗。至於唐初，猶未脫六朝積習；及韓柳出而文始大變，茲分述之于下：

一 隋代之文學

隋文帝自受周禪以後，不喜詞華，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于是上書請革文華之弊，雖志卑文辭，旨崇樸學，而其言則切中梁陳末流之弊也。當時文學之士，如沈初明許務本，文名最高。務本好徵引故實，而乏才驅遣，故辭半冗闕，不逮初明之遒峭也。薛玄卿以老氏碑爲世詬病，沈孝和文亦寥寥，惟李公輔氣舉筆健，高出初唐四傑之上。凡茲五家，隋代有名之作者也。

二 唐代之文學

唐書文藝傳序，謂唐文章凡三變：王楊爲一變，燕許爲一變，韓柳爲一變。羣書備考則曰：「唐之文章，無慮三變。王楊始霸，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麗盈前，而殊乏風骨，燕許繼興，波瀾頗暢，而

駢儷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下至孫樵，杜牧，峻峯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邊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之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者也。

王勃，楊炯與盧照鄰、駱賓王，在高宗時，擅文名，俱工駢儷，世稱四傑，而王爲四傑之冠。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年十九，作滕王閣序，極傳誦人口，爲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後省父往交趾，溺水死。容齋洪氏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序」「記」「碑」』

「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又云：「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以推勃，亦爲不淺矣。」

楊炯華陰人，年十一，舉神童。聰敏博學，有文名，時人稱王，楊，盧，駱爲四傑，炯聞之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按炯之文，援引經義，排斥游談，其詞意瑰麗，由于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而已。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因染風病，不堪其苦，自投潁水死，嘗著五
悲文以自明。按昇之乃文士中之最坎坷者，故平生所作，大抵寡歡愁
怨，有騷人之遺想，亦遭遇之使然也。

駱賓王義烏人。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
罪，后讀但嘻笑，至一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
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敬業敗，賓王亡命靈隱
寺爲浮屠。總之四傑之文，王勃以高華著，楊炯以雄厚稱，照鄰以清
藻顯，賓王以坦易聞；然炯喜用古人姓名，時人稱爲「點鬼簿」，賓
王好以數對，時號「算博士」。

四傑以後，能以高雅冲淡之音，奪魏晉之風骨，變齊梁之纖弱，力追
古意者，則有陳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時則天在位，沈佺期宋之問，附二張以進，子昂亦媚則天。然其詩不染時俗，高雅冲澹，有建安風，而文尤疏樸近古，能力變駢儷之積習。昌黎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州亦謂「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張說與蘇頲在玄宗時，俱以文章顯，皆陞相位，說封燕公，頲封許公，時號「燕許大手筆。」二人之文雖稍近雅正，然駢儷之習，猶未能去。

當玄宗之世，能先子昂而力爲古文者，則爲元結。結字次山，河南人。爲人耿介，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戛戛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春陵行，稱其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

愈以前，毅然自爲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士矣。

天寶以後，李杜齊名，然二人俱以詩著，於文無足述也。至德宗時，陸贄以勲業顯於朝，固非翰墨之徒，其文亦多用駢句，不異俗體，然真意篤摯，反覆曲暢，不見排偶之跡。爲德宗作詔誥，至武夫悍卒皆感泣。其論諫切中時病，皆本仁義；洵經世之文，不可以四六卑視之也。

自元結子昂創爲古文，燕許繼之。至開元天寶之時，蕭穎士，李華亦先學爲古文，于是古文之規模乃具。穎士字茂挺，嘗爲揚州功曹，後人因稱蕭功曹。與李華齊名，世稱蕭李。華字遐叔，嘗作含元殿賦，穎士盛稱之。華文辭綿麗，穎士健爽自肆。時人謂華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嘗作弔古戰場文，污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

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蕭李而後，於憲示之時，以古文爲天下倡，滉洋自肆，一洗八代之陋習者，則有韓愈柳宗元。

韓愈字退之，先世居昌黎，後徙居鄧州之南陽，自幼好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及長能通六經百家，有進學解一篇，以寓其生平之不幸。性明銳而不詭，與人交，始終不變。成就後進之士，往往知名。凡經愈之指授，則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後，凡內外之親，及交游之無後者，爲之嫁遣孤女，卹其家族，於嫂鄭氏之喪，則爲服期報之。洵有儒者氣象也。按愈之文，乃混和南北兩派文學而另開一種風氣者也。其云復古，實加味南方文學，擬古文而又創爲一體者也。每自言：「文

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一於是廣讀古書，故能閎中肆外，文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窮，後人莫可及。容齋隨筆曰：『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劉夢得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蟬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李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又云：「公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皇甫持正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政，跛邪觝異。以扶孔

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有無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安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李漢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性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少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章執誼善。二人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將大用，俄而叔文敗，遂貶邵州刺史，道未半，又貶永州司馬，旣被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於山澤間，其鬱然感慨於胸中者，一寓諸於文。倣離騷作數十篇，讀者皆感惻。讀與其所善之蕭俛及

寄京兆尹許孟容之書，可知其當時感慨之深。宗元久放浪，其文思亦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世人因號柳柳州。韓愈評其文曰：「雄渾雅健，似司馬子長，」蓋子厚精通史學，其文之雄健奇峭，實從此道直入也。至其記文，則爲清絕之絕妙文辭，於記文中可謂別開一體者。明王鏊震澤長說：「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順之曰：「柳文如峻峯絕壑，壁立千仞，間見層出，森然如蒼煙杳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踰，其境高矣。」然尙不能及韓愈，蓋柳多模擬前人，其初習六朝，間不能擺脫，至柳州以後諸作，則始浸淫而入於古。望溪所謂

標然如秋雲之遠，可望而不可攀者也。

韓，柳之外，亦以文名當世者，則有劉禹錫，樊宗師。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精于古文，其文恣肆博辨，能造新奇語，于昌黎柳州之外，自爲軌轍。當時與宗元爲文章之友，故亦稱劉柳。

樊宗師之文，昌黎極稱之，然其文不傳。獨絳守居園池記一首，文僻澀不可句讀。歐陽公稱其「一語結曲百盤紆，句斷欲學盤庚書」者，信然。

皇甫湜與李翱，同出昌黎。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湜字持正，其答季生三書，盛氣攻辨，又甚於愈。然如傳紀及言性篇等，亦未嘗不持論平允也。

李翱字習之，才學皆遜於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已出，而立言具有

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孫劉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
老泉謂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蘇舜欽謂其詞不逮
而理過柳，誠篤論也。

孫樵字可之，學文于來無擇，無擇爲湜弟子，樵因得湜法，刻意求奇，
每况愈下矣。

當時文家如李觀，乃華之從子，而愈之友也。如張登長于小賦，如元
微之則以純厚明切著。其後更有令孤楚，李德裕則皆以箋奏制誥鳴于
時者也。

唐末能文者，惟有杜牧，牧字牧之，萬年人。其文剛直有奇節，敢論
列大事，推陳利病，爲詩情致豪邁，時號小杜，非晚唐人所能及也。
此外如皮日休，陸龜蒙等，皆著于世。

駢散之名，始于唐代，蓋初唐沿六朝之習，以排偶相尙，至韓柳出而始盛爲古文，于是文章乃有駢散之分；然除韓，柳，皇甫，李，孫，樊諸人，不作駢文外，其餘文學之士，殆無一不能駢體者也。

第八節 宋代之文學

五代之時，文學凋零，除詞章而外，幾無可述，至於宋代，始稍轉變，其初西崑體風靡天下，蓋猶有五季之餘習也，至歐陽氏出，文始復古，爲宋代文學最盛之時；其後「理學」盛行，于是又有「語錄」產生，是于古文以外，又別出一體。而當時「四六文」，「亦能別成一體」。至若王安石創「經義」，一則開明清「八股文」之體例也。

一 北宋之文學

宋承五季之弊，文章卑弱不振，太宗時，柳開王禹偁始爲古文。開力

滌排偶，轉成艱澀。禹偁之文，簡雅務實，去浮靡之習，而世未知崇尚。真宗時，楊億、劉筠等，名聳於翰苑，文雖屬駢體，典雅瞻麗，尙有燕許遺軌，然其爲詩，則專宗李商隱，精緻華巧，而氣骨不存，號爲西崑體，後進競模倣之。其後士子益尙險怪奇澀之文，各出心意，以相爭勝，仁宗患其弊，屢下詔書戒勅，而士習不改也。

是時東平穆修表章韓柳，尹洙從之，相共振起古文，又有蘇舜欽、梅堯臣等，矯正其風。廬陵歐陽修少工偶儷之文，擅名科場，及於河南見洙，乃出所嘗獲韓文遺稿學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一代。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晚號六一居士。修之文，雖得法于洙，然洙之文簡直謹慎，與修實不同；蓋修之文，實學史公，昌黎，而能變

其形貌，紆徐曲折，偃仰可觀，其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所著豐樂亭記，醉翁亭記，吉州學記尤著名。修又與梅堯臣等銳意作詩，力排西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時稱歐梅。蘇軾曰：「歐陽子論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世以爲確評。而南豐曾子固亦稱之曰：「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爍星日，絕去刀尺，混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書心理，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疇匹。」蘇老泉稱之曰：「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切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王介甫稱之曰：「如公氣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月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急風暴雨之驟

至，其雄詞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一當時世人之推重，可想見矣。又永叔在嘉祐（仁宗）中，嘗知貢舉，痛抑時文，凡爲當世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俟修晨朝，聚譟於馬首，邏卒不能禁。是科得士八百餘人，大儒如程顥、張載，文才如蘇軾、蘇轍、曾鞏，俱在其中，自是場屋之習一變，雕章繪句始熄，而宋之文章炳然復古。

宋代名臣，能文者甚多，文集皆傳於世。如張詠、乖崖集，晏殊、元獻遺文，夏竦、文莊集，宋庠、元憲集，其弟宋祁、景文集，余靖、武溪集，韓琦、安陽集，范仲淹、文正集，蔡襄、忠惠集，蘇舜欽、學士集，蘇頌、魏公集，王珪、華陽集，司馬光、傳家集，趙抃、清獻集，文彥博、潞公集，范祖禹、太史集，皆名重後世，不但以文章傳也。然其足繼昌黎，而開文章一代之大宗者，則惟歐陽文忠公一人而已。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師事修，能傳其學，文章溫雅，近於劉向而乏精彩。少與臨川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導之於修，修以薦於朝，及安石得志，鞏不與之合，屢規諷之，亦莫能回焉。歐陽修初見其文大奇之。嘗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初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導之，漸斂收橫瀾。」是子固於文，遇歐陽公方知所歸也。然比之黃河，亦足知其魄力之雄偉矣。王安石曰：「鞏文學議論，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曾子開稱其兄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才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精者莫能到也。」朱子曰「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又曰：「筠州宜黃二學記，能道出古人教育之意。」蓋曾子固湛深經術，

故爲文彷彿漢之劉向，且與古作者相雄長，而光不外燦也。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博聞彊記，議論高奇，爲人剛愎強悍，其作文亦然，筆力峭勁，乏從容之意；然結構剪裁，極爲矜嚴。其碑誌則又別出一調，與子固相伯仲也。楊慎曰：「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何讓史記乎？」半山亦學韓而太似，此不及歐者也。而巉刻斬絕，下筆千鈞，則又過之。王世貞以爲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此言頗當。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力學，歲餘往應試，不中第，歸而盡焚舊所作文，一意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所作之文章，放而能收，散而能斂，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惟議論乖角，不免戰國策士之習。其下筆頃刻而成數千言，亦天才使然也。至和嘉

祐（仁宗）之間，與二子軾轍至京師，上權書，衡論二十二篇，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倣蘇氏老泉之文，蓋其所著二十二篇，霸氣鬱勃，而波瀾萬重，精彩奪目，猶如神龍之將躍，勿晦忽明，其變幻非人所能測。時修見其文而亦愛之，以爲賈誼不過也。薦除校書郎，編禮書，書方成而卒。其文亦峭勁雄偉。蓋老泉之文，自國策韓非子得之。軾轍皆能文，於嘉祐間同舉進士，俱在高第，世謂之大小蘇，號洵爲老蘇，併稱三蘇。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平生篤孝友，輕財好施，勇於爲義，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以是爲小人所忌，不得久居朝。其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語，皆可書而誦，位益黜，而名益高，纔落筆，而四方已皆傳誦。自謂一行

乎其所不得_レ不行，止乎其所不得_レ不止，意興所到，筆亦隨之。」又嘗教人讀檀弓，莊子，蓋公之文得力于此二書爲多也。子由曰：「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玉之作。」朱子曰：「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而卻平正，至東坡則傷于巧。」亦確論也。有東坡集等傳世。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性安詳高潔，文如其人，而秀傑之氣，殆與兄相迫，進退出處，亦無異于兄。著作亦甚多。晚年斂才就法，更爲卓絕，特亦狃於家學，不脫縱橫氣習。蘇氏兄弟疏爽豪放，結構剪裁，非其所長，故諸神道碑，詳略斂散處，殊不得史體，而其策論，則爲千古絕調。東坡奏疏，剴切詳盡，較之陸宣公有過之，無不及也。明允經論，未免雜以曲見，特其文較二子爲遒勁耳！當時門下能文者，

尙有黃庭堅，秦觀，張耒，李廌，晁補之，畢仲游諸家，文皆近於蘇氏；而陳師道則學文於南豐。（黃，秦，晁，張稱四學士，加陳，李稱蘇門六子）

二 南宋之文學

宋代文學大家，于文當推歐，蘇，曾，王，故慶曆（仁宗）以後，文風極盛。然至崇觀（崇寧，大觀，徽宗年號）之間，則尙王氏經學，風雅殆廢。又「洛學」諸儒作「語錄」，多用俗語，延及於高文典策，不免鄙俚拙陋，由是南渡文章，與國運俱衰。然仍有李綱之雅健，胡銓之嚴正。銓爭和議一疏，發於忠憤，剴切動人，古今彈劾之文，莫出其右。乾道淳熙，（孝宗）蘇文盛行，士子翕然倣之，號乾淳體，雖不及元祐之盛，而所出文學之士亦頗多；如王十朋，葉適，陳亮，

皆筆力縱橫。朱熹，呂祖謙，「道學」大家，不專事詞章，而其文平正明暢，無語錄粗鄙之態。及宋亡之時，文天祥，謝枋得，並以節義顯，而文辭亦偉麗極出。總之宋之文章，初沿五代文體，而少加整切，卽西崑一派是也。自柳，穆，歐，蘇出，始以古文爲正規，遠宗諸子，近希韓柳，咸以議論體勢相尙。此文之一大變也。自程朱性理之學盛，於是又一變爲冲容平易之文，以能發揮道義爲則，溫文爾雅，不以馳騁見長矣。

宋代駢體之文，多而又陋，初沿五季之風，若徐鼎臣，楊大年，劉子儀輩，則稍出清裁，而王禹偁以宏瞻稱，至歐陽永叔，始以三排二疊，別成一體。尤爲傑出。其後二蘇之四六，則尙議論，荆公則強嵌經，子語以鳴高，于是遂有「宋四六」之稱。南渡以後，若孫仲益，汪彥

章，洪景伯，楊誠齋，周南仲則號爲大家，其餘若李梅亭，陸務觀，眞景元，李橘山，王之俊，王伯厚，文文山輩，亦皆佼佼者也。

第九節 遼金元之文學

遼金元俱以異族入主中原，文物制度，皆取自中土，故當時之文學，頗頽放不振也，茲分述之于下：

一 遼之文學

遼本古之契丹，起自塞北，太祖以兵經略四方，故禮文之事，未遑顧及。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自景宋至聖宗間，爲遼之極盛時，以科目取士，士自下僚被擢而陞至侍從者，皆駸駸然有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歲時以蒐獮爲務，故典章文物，不無闕然。遼史文學傳所載，雖有蕭韓家奴，王鼎，劉輝，耶律孟

簡，耶律谷欲之徒，然遼之文學，無作述也。

二 金之文學

金史文藝傳稱韓昉吳激，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爲一代之文宗，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雋，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之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稱。王庭筠，党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於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亦不掩其所長；至蔡松年文藝中爲爵位之最重者；韓昉依吳激爲先導；楊雲翼依趙秉文而中興；金代之文學，亦云濟濟，獨於其末，出元遺山，又足爲添光彩者也。按金起于夷狄，文藝非其所長，然太祖以來，畱心漢文，宗室諸王，頗與文字相親，是以朝野習尚，文物之盛，遠勝遼代，其能文之士，則有王寂，趙秉文，李純甫，

元好問等，皆生長中土，詩不染宋季冗沓猥瑣之習，故格力遒勁，近於北宋，而好問尤爲傑出，金元兩代，談藝者奉爲大宗也。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人。學于郝晉卿，趙秉文見而奇之，時稱元才子。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末時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蠹獮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衆體悉備，而「碑」「板」「誌」「銘」諸作，尤具有法度，晚年嘗以史筆自任，蓋其才雄學瞻，在金元之際，屹然爲文章大宗也。

三 元代之文學

元代古文名家，有虞集，姚燧，黃潛，柳貫諸人。

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蜀郡人。與楊載，范梈，揭傒斯號爲四傑。集嘗從吳文正（吳澄）游，作文頗得程朱微意，南宋之末，庸沓猥瑣，古

法蕩然，有元一代，作者雲興，而詞壇老宿，要以集爲大宗。

姚燧，字端甫，洛陽人，張養浩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勅將率市人戰，無敵不北，宋濂元史亦稱其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也。

揭斯溪敘事嚴整，語簡而當，凡朝廷誥冊及碑板之文，多出其手，一時推爲鉅製。黃潛俯仰從容，不矜聲色，而布置謹切，柳貫沈鬱春容，渾涵演逸，嘗受性理之學於金履祥，而要以虞伯生之心解神契爲最。此外如元德明，吳萊，楊載，馬祖常，歐陽玄，袁桷皆能後先相映，亦彬彬然質有其文也。

元代駢文，亦沿宋代粗疎之頽波，就中如姚端甫，虞伯生，則能秀出一時，至若許衡之俚辭，劉壎之僞體，則自鄧以下，無足譏焉矣。

第十節 明代之文學

明太祖破燕京以後，定都金陵，雖干戈甫息，而頗能注意于內治，大興文教，故有明一代，文學亦斐然可觀也。黃梨洲曰：「有明之文，莫盛于國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禎，」雖非篤論，然明代文學之變遷，大概如此，茲分述之于下：

一 明初之文學

明初文學，多挹宋之糟粕，蓋元季之遺風，猶未能洗滌以盡也，當時文之佼佼者爲劉基，宋濂，方孝孺諸人。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元季之文，都尙辭華，獨伯溫高標風格，不同凡響，欲上追韓杜，然不及濂之醇正也。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基嘗與太祖論當世文章，推宋濂爲第一。濂嘗

學文章于吳萊，柳貫，黃潛，故濂之文，取材甚富，持議頗當，一代元勳鉅公碑誌，多出其手，天子尊爲開國文臣之首，然其文第以敷腴朗暢爲主，而乏裁翦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是其端也。

• 著有潛溪集及後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號正學，從學于濂。燕王篡位，孝孺遇害。其文光芒萬丈，濂之門人，無出其右者。有遜志齋集。

當時與濂同學于黃潛者有義烏王禕，字子充，其文醇樸宏肆，有宋人軌範，嘗與濂同修元史。此外如徐一夔，蘇伯衡，胡翰，皆與濂同時，然其文遠不逮禕也。

與基同時而與楊基，張羽，徐賁並稱吳中四傑者，則爲高青邱。青邱名啓，字季迪，吳郡人，少警敏力學，工詩，文，時劉基以蒼古著，

而啓則以俊爽稱。其文頗尙氣，多辯難駁詰之體，修元史。後辭官，遨遊于里中。嘗題宮女圖及畫犬詩刺太祖好色，及爲江觀作上梁文，爲連坐，腰斬于市。所著文有鳧藻集，與詩詞諸集合稱大全集。永樂以後，海內無事，當時文學之士，漸趨于儒雅雍容，如楊士奇，楊榮，楊溥，俱能文章，歷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時號三楊，而以士奇尤爲特出，稱爲臺閣體。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太和人。建文（惠帝）初，入翰林，永樂（成祖）初，入內閣，盡瘁王事者四十餘年。其文尙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淡和易爲主，平正紆餘，無浮泛之病，其雜錄敘事，亦平穩而不費力，當時制誥碑版，多出其手，後館閣著作，沿爲流派，故稱爲臺閣體。有東里全集及後集傳世。

楊榮字勉仁，號爲東楊，楊溥字宏濟，號爲南楊，而士奇則稱西楊，二人之文章，皆不及士奇。後進之士，更相摹擬，于是徒存膚廓，而乏精氣，爲世詬病矣。

自宋王安石變法，神宗乃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至元仁宗延祐中，定科舉攷試法，而王克耘又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至于明代，太祖與劉基又重定格式，於是「八股文」乃爲明時應制科之一種體式，亦稱「制義」，又曰「時文」。然在英宗天順以前，不過敷演註，或對或散，並無定式，至憲宗成化以後，始有一定之格式，人人必就其範圍，其文之長短字數，以功令規定，作者不可有出入；文中有一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諸名以構成。破題

者，卽起首二句，道破題之字面及其意義也。承題者，申明破題之意，一篇之眉目也；短者三四句，長者不過五六句。起講一曰原起，乃一篇開講之處，文中之咽喉也。提比一曰提股，起講後入手之處也。虛比一曰虛股，承提比後而說者，後人或用或不用。中比一曰中股，而必立柱分應，猶人之胸腹也。後比暢發中比之所未盡者，或推開，或襯墊，如人之兩腿也。大結乃一篇之結尾，收束前意，須遒緊有力。此「八股文」之作法也。有明一代八股文最擅名者，前有王鏊、唐順之，後則歸震川，胡友信。我國文學界之否塞，受其影響者不少。清代因之，至光緒庚子以後，始行廢除，流毒可謂深矣。

二 弘正時之文學

自臺閣體盛行以後，文章于是奄奄無生氣，至英宗之時而李東陽出，

始挽臺閣之弊。王鏊，吳寬，吳儼，羅玘又從而羽翼之，于是文章漸有復古之象，及李何七子出，始以復古相號召矣。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天順（英宗）八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其文源出虞道園，穠于三楊而法不如，簡于宋濂而學不足。要其吐納和雅，猶不失正始之音也。

繼東陽唱復古者，爲李何七子。有明一代之文運，至是乃一變。

李夢陽，字天賜，又字獻吉，號崆峒子，慶陽人。弘治（孝宗）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凡五千餘言。極論得失。夢陽才思雄鷲，卓然以復古自命。時宰相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羣以爲宗；獨夢陽譏其萎弱，言文則必秦漢，言詩則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

·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子。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夢陽最雄駿，景明稍後出，而相與頡頏。景明與夢陽並有國士之風，然兩雄並立，後遂兩相反目，夢陽以模擬爲主，景明以創進爲旨，各樹一幟，並馳驅於文壇之上。然夷考七子之文，雖倡言復古，觀其崢嶸諸集，實不過優孟衣冠，徒虛有其表耳。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弘治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嘗忤劉瑾，貶龍場驛丞。其「哲學」影響于文學者不少。少嘗致力于文，後力悔之，嘗曰：「學如韓柳，不過文人；辭如李杜，不過詩人；惟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者，乃人間第一等德業也。」蓋王資本超逸，故其文緣筆起趣，殊自斐然，足爲一代大宗也。

三 嘉靖時之文學

當李何七子盛倡復古之時，其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搖，以矯李何之弊者，則有嘉靖（世宗）八才子。八才子者：王慎中，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陳束，李開先，呂高是也。八子之中，王唐最高，其餘則不甚顯。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慎中爲文，初主秦漢，嘗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稿，一意師倣，尤得力于曾鞏。有遵巖集，文極典碩。

唐順之，字應德，毗陵人。亦嘉靖時進士。學博文高，于書無不窺。初見慎中崇拜歐曾，不服其說，後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于古文，洸洋紆折，有大家風焉，與慎中齊名；當時天下稱之曰王唐，著有荊川集，又嘗選唐宋八大家文。時茅鹿門坤（字順甫）最心折順之。

，嘗取其所選文編，加以批評而刊行之，故鹿門之名，亦盛行海內。此外如徐文長渭，湯臨川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皆能踵王唐之後，而與李何張反對之幟者也，然三家之文，實非大家，遠在王唐之下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學者稱震川先生。其爲古文，較王唐爲晚出，故不在八才子之列。震川之文，原本六經，醞釀深渾，尤爲粹然有道之言，時與王唐並稱爲嘉靖三大家，或與宋濂，方孝孺，王守仁及王唐二人，稱爲明六大家。當時後七子王世貞等承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而震川則力排之。按震川之文，錢牧齋方望溪極推崇之，而清桐城派又宗之，以爲可辦香南豐，直逼昌黎者也。

承李何之餘風，與王唐對峙者，又有王李七子，亦稱後七子，卽王世貞，李攀龍，徐中行，宗臣，吳國倫，梁有譽，謝榛是也。按七子之

中，李王名最高，謝，吳次之。梁，徐，宗又次之。

李攀龍，字于麟，歷城人，嘉靖時進士，其始官刑曹也，濮州之李先芳，臨清之謝榛，孝豐之吳維岳，相與倡立詩社，而榛爲盟主。王世貞之釋褐也，先芳引入社，遂與攀龍定交。明年，先芳出爲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譽入社，是爲五子。未幾而徐中行、吳國倫亦入社，乃改稱七子。諸人多年少，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如無人。七才子名播天下；旣而擯先芳、維岳不使與，兩人恨徹骨，其後榛亦被擯，攀龍遂爲之魁。其持論云：「文自西京，詩自天寶下，俱不足觀，於本朝則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學」。攀龍之才思勁鶩，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並稱曰王李。其文則聱牙戟口，讀者不能終其篇，至是復古之弊亦甚。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稱弇州山人，攀龍歿，世貞獨持文柄二十年，天下士子，莫不奔走其門下。其古文辭尙翦裁，而能時出新意，晚年亦不復詆「宋學」。總之後七子之文，雖自云唐以後文不足法，其實祖述李何，互相標榜，勦襲摹倣而已。

四 萬曆至崇禎間之文學

當後七子風靡天下之時，徐文長曾欲以李長吉體變之，湯義仍王百穀王承父亦欲變之而未能，而末五子趙用賢，李維禎，魏允中，屠隆，胡應麟諸人，則又益之以蔓蕪；至若公安體之袁宏道（字伯修，公安人）雖昌言文宗眉山，以矯李王之弊，然出言戲謔，實無足稱述也。

天啓（熹宗）崇禎（思宗）之間，張溥張采倡「復社」，陳子龍等倡「幾社」，各以氣節相尙，而艾南英等又倡「豫章社」，與章世純，羅萬藻，陳

際泰，徐巨源，傅平叔，萬茂先，王于一，黃雷岸，陳士業輩，共爲古文，奉震川爲宗，惜皆徒爭一頭面，入主出奴，惟爲門戶之爭耳。明代駢文，伯溫景濂，並不甚工，而傅友德，劉駿謨，楊廷和亦僅以一篇一章見長，至七子復古，散文雖多僞體，而儷體則盡湔唐宋委靡杈枒之習，如何景明，徐禎卿，謝茂秦，陳子龍諸人，皆明代駢文中之佼佼者也。

第十一節 清代之文學

清代藝術昌盛，「經學」「攷據」「訓詁」「詞章」之學，皆遠邁古昔，如梨洲，亭林，船山，則開清代攷訂家之文派也，孫夏峯李二曲，則開清代「理學」之文派也，茲將清代文學之情形，分述于下：

一 清初三先生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又號南雷，餘姚人。明亡，奉母居里門，清廷屢徵不起。其學出于姚江，以古文自命，嘗曰：「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爲詩文，始爲正路，舍是則爲旁蹊曲徑。」所著書甚多，有明夷待訪錄及南雷文定文約等。當時與關中李顥中孚，容城孫奇逢鍾元稱爲海內三大儒。

顧甯人，本名絳，明亡改名炎武，崑山人，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亭林先生。少有異稟，于書無不窺，明亡後，流寓四方，嘗卜居華陰，大臣屢薦之，至以死辭，其詩文及駢文。皆俊邁有逸致，不作應酬文字，嘗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非山斗乎？」其不輕爲文如此。有郡國利病書，日知錄，

亭林詩文集行世。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山人，學者稱船山先生。少負異才，一目十行，明亡，隱于衡陽之石船山中，著書五十二種，統名曰船山遺書，其文隨地湧出，不加修飾，而自成一種至文也。

二 清初三家及其餘文家

清代著名之文章家，皆爲明之遺民，然清朝之文章，實又能離明代復古之弊也，當時專肆力于古文者有侯方域、朝宗，甯都三魏，而以叔子爲特出，汪琬、鈍翁，姜宸英、湛園，亦皆能浸淫而入于古，而朝宗、冰叔、鈍翁三人，則號爲清初三家也。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商丘人，明末之名士也。與桐城方以智密之，如皋冒襄辟疆，宜興陳貞慧定生，並號四公子，初放意聲色，已

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其古文辭以韓歐爲宗，詩則寓牢騷無聊之志，追蹤杜甫，其豪邁英雄之風，影響於文辭之間，洵矯健絕倫，其集曰壯悔堂文集，敘傳文最善，世與長洲之汪琬，甯都之魏禧合稱爲清朝三大家，方域爲才人之文，禧爲策士之文，琬則爲儒者之文也。魏禧，字冰叔，又字叔子，號勺亭，甯都人。明亡後，走匿山中，剪髮爲頭陀，自置惡棺，戒諸子曰：「我死則以此殮之，先帝先后，視此何如？我死亦不可成禮。」好讀史，而左氏蘇洵之文，最爲所喜，故文辭以議論爲主，霸氣棱棱，有快利奔放之致；徐述齋評謂：「變化迷離，引人入勝，字裏行間，實似廬陵，可謂一時翹楚。」當聖祖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雖被徵，然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使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

昇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疾篤，及放歸後，二年，赴淮揚故人之約，舟至儀徵，暴病心氣，一夕卒，年五十七。其妻聞喪絕食十三日而死。所著有文集，日錄，左傳經世等書。其論文謂：「學柳州易失之小，學廬陵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穎濱易失之蔓，學半山易失之枯，學南豐易失之滯，惟學昌黎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老泉易失之粗，病終愈于他家。」其兄際瑞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治古文，時號甯都三魏。與彭士望，林時益等九人，亦稱易堂九子。汪琬字茗文，號鈍翁，學者稱堯峯先生。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試列一等第十九名。改編修官，入史館，僅六十日，撰史傳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病陳請告歸。其文華而不纖，質而不俚，多本經典，取法於史漢，私淑韓，柳，歐，蘇唐宋諸名家，四庫全書提要曰：「古文一

派，自明代七子膚濫，三袁纖佻，至啓禎（天啓崇禎）而極弊，清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稱琬與魏禧侯方域爲最工。然禧之才雜縱橫，未歸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浮夸，惟琬原本六經，軌轍復正，與二家迥別。廬陵、南豐，原不易言；要之接跡唐軌，可無愧色。一琬好詆訶，見文章，則必摘其瑕類，故恆不滿人，亦恆不滿於人，以是交遊善其終者罕。與王士禎爲同年，後乃相忤，又與閻若璩議禮相詬，皆爲世之口實，然從來勢相軋者，必其力相敵，不相敵則弱者不敢，强者不屑，不至互相排擊；否則必有先敗者也。士禎之詞章，有名一世，莫或與角；而與之角者，祇顧炎武與琬耳！則琬之才力，可略見一斑矣，其名之稱重一世也，不亦宜哉！侯魏汪爲清初三家，而當時能與三家相抗者，則有江右（南昌）之王

猷定于一與新建陳宏緒士業，及徐世溥巨源歐陽憲萬斌元諸人，皆能獨開風氣，以詩古文名于世，惜皆未盡脫公安（明袁宏道）竟陵（明鍾惺）之餘習也。其與汪琬並稱，而開桐城派之塗徑者，則姜宸英西溟·西溟一字湛園，慈溪人，工詩古文，初與朱彝尊竹垞，嚴繩蓀蓀友，並號江南三布衣。爲文雅健，有北宋風格，魏叔子謂：「朝宗肆而不醇，堯峯醇而不肆，宸英在醇肆之間，世人頗肆其論。」

此外如葉燮己畦，（號橫山）計東甫草，（號改亭）潘耒次耕，（號稼堂）邵長蘅子湘（號青門）輩，皆以文鳴當世。

其餘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皆以詩古文名者，號爲江左三大家。而施閏章尙白（號愚山）宋琬玉叔（號荔裳）亦工詩古文，有南施北宋之目。毛大可西河，陳維崧其年（號迦陵）吳綺園茨（號聽翁）皆

爲清初駢文家，而錢塘章藻功豈績亦並有聲譽，當時尤西堂伺，亦熟于騷，選，間作儷詞，雜以諧謔遊戲之文，有傷大雅，未足與其年相抗；同時又有陸麗京，毛樸黃，彭師度，周積賢，計六奇，宋實穎六家，亦舉師三唐，篇幅整齊，詞調勻稱；餘如王士禎，朱彝尊，亦皆追蹤燕許，然已染宋習，論者謂在毛陳吳三家之下矣。

三 桐城派

清初自侯，魏，汪，姜，諸人，以古文相倡，於是文人叢起；然理學方盛，王，陸，朱，程，各立門戶，故文學雖興而未昌。及桐城方望溪氏，振起于康熙之末，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傳之劉海峯，海峯傳之姚惜抱，推究闡奧，開設戶牖，於是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所謂桐城派是也。

方苞字靈皋，桐城人，學者稱望溪先生，學宗宋儒，好古文辭，不喜班史及柳文，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少下筆爲古文卽工，與兄舟，（字百川）同邑戴名世田有（號南山）共相切磋，及南山集禍作，苞亦牽連下獄，後得救，自是文名日高，當時李光地見其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而萬斯同尤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苞終身誦之。其文清淡簡遠，謹約有度，而雄偉博大之處，則有未逮，蓋以遭時摧忌，不敢放言高論使然也。

劉大櫟，字耕南，號海峯，亦桐城人，望溪極推重之曰：「如苞何足

言！同里劉大櫟，今世韓歐才也。其文喜莊子，尤力追昌黎，然比之方，則遠不逮，有海峯詩文集傳世。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學者稱惜抱先生，受古文法于海峯，嘗謂：「學不博不足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雖問法于海峯，而其文不盡用海峯法也。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惟姬傳理與文兼至。蓋至言也。按望溪之文，實步趨歸有光，惟傳至姬傳，才氣益高，當時有天下文章，盡在桐城之語；而震川以地域之關係（震川，崑山人）遂不引入桐城派，其實乃桐城派之鼻祖也。姬傳有惜抱軒文集，並撰古文辭類纂，分文體爲十三類，以盡古今文體之變。其集中與魯賓之論文諸書，及贈錢獻之序，皆足以見其宗旨之所在也。與姬傳同師海峯者，有吳殿麟定，王悔生灼。而新城魯絜非（名九皋）

，原名仕驥）與瑞金羅有高臺山初學于建甯朱梅崖仕琇，梅崖源出藍鹿洲鼎元，名盛閩中，于當時之文少許可，而獨心折姬傳，絜非乃渡江造訪，使諸甥陳用光碩士等問業焉。乾隆二十八年，姬傳通籍，由禮部主事改官刑部郎中，尋乞養歸，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其門中著者有上元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方東樹植之，姚瑩碩甫四人；此外婁縣有姚椿春木，寶山有毛嶽生生甫，歙縣有鮑桂星覺生，桐城劉開孟塗之徒，皆能傳授生徒，推廣桐城之學。當時如陳學受蓺叔，陳溥廣敷，皆從碩士學，而南豐吳嘉賓予序，又承絜非之風而私淑姬傳，于是江西有桐城之學；永福呂璜月滄，嘗問道于春木歸嚮桐城，而桂林朱琦伯韓，臨桂龍啓瑞翰臣輩，又步趨于後，于是廣西有桐城之學；新化鄧顯鶴湘皋，嘗與碩甫以文相切

磋，善化孫鼎臣芝房，又從遊梅伯言之門，于是湖南有桐城之學；其他如浙中邵懿辰位西，吳中魯一同通甫，代州馮志沂魯川皆問學于伯言，故當時桐城之學布天下，爲清代古文正宗，流風餘韻，至清亡而猶未衰也。

四 陽湖派

桐城之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于醇雅，天下翕然宗之；而當時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遂棄其聲韻攷訂之學而學古文，自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按桐城深于法，爲儒者之文，陽湖長于才，爲策士之文，其面貌略有不同耳。

渾敬字子居，號簡堂，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嘉慶二十六年進士。與皋文友善，聞皋文死，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

多作者，以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矣，當併力爲之。」論者謂其治古文，得力于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子居曰：「吾文皆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所著有大雲山房集。

張惠言，字皋文。嘉慶四年進士。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學韓愈，歐陽修，著有茗柯文集。

陽湖派之嗣起者，有秦瀛小峴，李兆洛申耆，董士錫晉卿，陸繼輅祁孫。惟皆漸習于空虛，但具形貌而無其實，千篇一律，萬首雷同，故當時學者或厭棄之也。

五 乾嘉以來之文學

清自乾嘉以來，太平無事，文學日趨于平易，當時工四六文者，有山

陰胡天游稚威，得燕許之遺軌，其後則有袁簡齋枚，蔣心餘士銓，趙雲崧翼，亦皆善於駢文，在乾隆時爲三大家，此外如胡竹巖與簡齋同時，而文不逮，同時又有杭大宗，黃屠堂，皆寢饋唐人，而昭文邵齊燾荀慈，陽湖洪亮吉稚存，江都汪中容甫三家最勝，餘如王太岳芥子，劉星煒圃三，吳錫麒穀人，曾煥賓谷，吳鼎山尊，體製亦宗初唐四傑，而孫星衍，孔鵬軒，董方正，彭兆蓀，胡洪，亦皆爲駢文正宗，而王仲瞿則尙奇，時有「野狐禪」之稱，郭頻伽則故爲拗體，姚復莊欲別開生面，其體蓋漸下矣。

當桐城派風靡天下之時，獨能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者，則龔定菴魏默深二人。定菴名自珍，又字璚人，仁和人。默深名源，邵陽人，文皆出入諸子而有奇氣，清代詩，文，至此二人，爲之

一變。按定菴之作，幽渺深邃，文雜莊，佛，踰義法外，雖不爲正宗，而頗見才識，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著有定菴文集。默深亦卓犖有奇才，文筆奧衍，熟于掌故，尤諳時務，精輿地之學，著有海國圖志及聖武記諸書。

六 咸同以來之文學

嘉道以來，紹桐城姚氏之學，以教其門人者，惟梅曾亮一人而已。至曾滌生出，桐城一派之學人始行復盛。滌生名國藩，字伯涵，湘鄉人。咸同時，以平洪楊之功，官至大學士，卒諡文正。文正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先私淑惜抱，後乃不立宗派，以因聲求氣，教導後學；武昌張廉卿裕釗，適得其傳，薛叔耘南溟，黎範齋庶昌，亦矯矯者，此外遊其門者，更有李元度，吳汝綸，亦守

桐城家法。（章太炎謂「曾國藩本非桐城人，因為聲譽煊赫，桐城派強引而入之，」又謂「曾才有些和韓相彷彿，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說是桐城派。吳汝綸也非自桐城習來，乃自曾國藩處授得。」其意蓋以曾氏一派，不屬之桐城派也。）文正嘗選經史百家雜鈔，古文分類之法，較姚氏更為明晰。所著有曾文正詩文集。

當時與曾文正並稱者有吳敏樹南屏，楊彝珍性農，然皆不及文正之雄厚；南屏且自謂不屑步武桐城，然卒未越桐城之軌範。此外如石門閣鎮珩季蓉，能繼曾氏之緒綸，自是以後，文運日衰，光宣之時，若嚴復幼陵（又字幾道福建閩侯人）林紓畏廬（又號琴南福建閩侯人）皆能翻譯西書，傳入西洋之化，而馬建忠又仿西洋文法，著馬氏文通，為我國文法書之創作，而林傳甲亦編中國文學史，為我國文學史之創

作，其他如黎庶昌楊守敬，亦能于我國失傳之古籍，自日本取回，是皆有功國粹者也。此外如湘潭王壬秋闔運（號湘綺）爲文摹仿漢魏，世有假古董之目，若樊增祥嘉父（號樊山）善爲駢文，若梁啟超卓如（號任公）善爲通俗文，若章炳麟太炎，精于「小學」，「文亦古奧，是皆清末有名之文家也。」

第十二節 近代文學之趨勢

清季以來，海禁大開，東西洋之學說，先後輸入，嚴幼陵林紓等，首先翻譯西書，（按嚴譯多「哲學」書，林譯多「小說」書）以餉國人，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諸人，或獨闢蹊徑，發前人所未發，或宣傳文化，以灌漑青年學子，于是學風爲之一變；革命以還，即有一二先覺之士，提倡建設之論，然而國家多故，文事未遑；五四以後，思

潮陡變，而達爾文，斯賓塞，馬克斯，黑格爾，尼采，愛因斯坦，羅素，康德，叔本華，倭鏗，伯格森，托爾斯他諸人之學說，亦已先後傳入我國，于是蔡元培，胡適，周作人，陳獨秀輩，競以新文學相提倡，易文言爲白話。於是文學遂有革新之動機，胡適之且提出新文學之要點，分爲八條：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話，五曰須講求文法，（以上形式方面）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倣古人，須語語有箇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以上精神方面）全國學子，翕然從之，然而淺學之士，遂乃敝屣國學，吐棄古文，先覺之士，怒焉憂之，於是新舊兩派，乃互相調和，一方則提倡吸收西學，一方則提倡整理國故，從此東西洋文化，乃有融化之機會；而吳稚暉，黎錦熙等，又提倡「國語」，「以「注音字母」爲

輔助，由是我國文學，大有革新之氣象矣。

第二章 研究文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文學之要點

研究文學之方法，不外選擇書籍，認識文字，辨別時代，明白應用數端，而最要則歸于讀，看，兩字，茲分別說明于下：

一、選擇書籍 文學書籍，雖不如「經」「史」「子」之多僞，然學者入手研究之時，亦不可不知所選也。其要在先取各代正宗之文學書以研究之，然後推其流派，及其旁支，乃可得有統系之文學智識。

二、認識文字 研究文學，必先認識文字，認識文字之法，大要分「辨形體」「明訓詁」「通音韻」三端，于經學常識言之已詳，本編不復贅述。

三、辨別時代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風俗習慣，而一時代之文章，亦因風俗習慣而變換；我國文人，往往多摹擬之作品，驟讀之，其神貌往往不易辨別，非有精究之工夫，決難判斷，然此乃就文章形式方面而論；若就實質方面言之，則往往有人情風俗，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適于此而不適于彼者；故我人于研究之時，斷不可拘泥一種情形，而生種種謬誤之見解，當知人情風俗，隨時代而變遷，而文章又與世變相因也。

四、明白應用 文章有有韻，無韻之別，我人用文章以發抒見解或感情，要當根據文法，確守文體，於是或用文言，或用白話，或用韻文，或用散文以發表之；蓋文法與文體，如社會之公物，我人斷不可違背也，若不遵守，則便失文學之效用，而騰笑後人矣。

至於讀，看兩字，爲學文之關鍵，二者不可偏廢也。茲分述之于下：

一、讀 讀書先宜識字，次宜明句讀，次宜審篇法，又次宜體會神理，宜加標誌符號，而以能熟讀背誦爲結束。古人對於讀書之法，頗多研究，蓋讀，所以養氣也。茲摘錄之以爲學者取法焉。

朱子教人讀書曰：「虛心涵詠，切己體察。」

平湖陸隴其教其子曰：讀書做人，不是兩事，所讀之書，不能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理會，則讀書不親切有味。

宋黃庭堅曰：「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從橫。」又曰：「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時，書味猶在心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二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解也。」

朱子曰：「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

桐城劉大槐曰：「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

曾文正公曰：「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曰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柳子厚自述其所得力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

曾文正又曰：「長於易者，其言精深而奧潔；長於詩者，其言溫雅而

飄蕩；長於書者，其言重碩而通達；長於禮者，其言嚴慎而暇愉；長於春秋者，其言渾朴而簡峻；長於史者，其言恢奇而溥博；長於子者，其言縱厲而峭實。」

曾氏又曰：「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不可缺一。看者如：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

曾氏又謂涵詠二字，最不易識，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詠者：如魚之遊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左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善讀書者須視書似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詠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

蘇軾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曰，無他術，惟讀書多而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讀書自能見之。」

二看 看書之法，先宜虛心靜慮，次宜參加見解；既看之後，不妨再看，如是則能明其大綱，得其神韻；而看時遇疑難或另有見解之處

，最好即用筆記出，如此則積理自富矣。茲將古人論看書方法之言摘錄于下：

朱子曰：「讀書之法，須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

李光地論讀書博學強記曰：「記誦所以爲思索，思索所以爲體認，體認所以爲涵養也。若以思索體認涵養爲記誦帶出來的工夫，而以記誦爲第一義，便大差。必以義理爲先，開卷便求全體大用所在；至於義理誦透浹洽，自然能記，故朱子曰：「以我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

宋蘇軾曰：『書富如人海，百貨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每次作一意求，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既訖，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也。』

朱子謂：「看書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久久自悟。」

平湖陸隴其曰：「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將四書一二章，潛心味玩，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矣。此雖就看四子書而言，然看其他各書，亦莫不皆然

也。」

陸九淵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鑒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的道理。」
曾國藩曰：「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之共知者。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卽予進學；如係倩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閎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

第二節 作文之方法

作文之法，不外選字，造句，修辭，運筆，立意，謀篇……諸端，自劉勰著文心雕龍以後，各家論之者頗衆，卽近人所著作文方法等書，

亦已屢見而不一見，然方法愈多，則學者愈覺其茫乎若無畔岸，茲特擇其要點，分作文祕訣及各家論文二節於下，其餘概從省略，學者一隅三反，心領而神會可焉。

一、作文祕訣 作文之訣甚多，下列不過擇其近理切己者。

〔1〕一訣 刪改。

〔2〕二失 藻飾失之有餘，洗鍊失之不足。

〔3〕二新 題舊意宜新，意舊語宜新。

〔4〕二要 初要膽大，終要心小。

〔5〕三要 曰體，曰法，曰辭。

〔6〕三謬 體裁之謬，段落之謬，行文之謬。

〔7〕三易 事易見，字易識，誦易讀。

〔8〕四過 假象太過，與數相遠；作辭過壯，與事相違；辯言過理，與義相失；靡麗過甚，與情相悖。

〔9〕四病 體者文之幹，意者文之帥，氣者文之翼，詞者文之華；若至體龐，意外，氣萎，詞蕪，四者，文之病也。

〔10〕四忌 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蹟者忌詭，敷衍者忌俗。

〔11〕五病 作文有五病：三不必，二不可是也。前人所已言，衆人所已知，無關係之小事，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

〔12〕六善 文宗六經，則有六善。情深而不詭，一也；風清而不雜，二也；事信而不誕，三也；義直而不回，四也；體約

而不蕪，五也；文麗而不淫，六也。

〔13〕六難

學難於淵該，事難於綜覈，詞難於雅健，氣難於冲和，識難於通融，志難於沈澹。

〔14〕十弊

古文有十弊：談心論性，頗似宋人之語錄，一弊也；俳詞偶語，學六朝之靡曼，二弊也；記序不知體裁，傳志如寫帳簿，三弊也；優孟衣冠，模仿秦晉，四弊也；守八家之空套，不能自出心裁，五弊也；成餽釘語，滿紙死氣，六弊也；措詞率意，類應酬之尺牘，七弊也；窘於邊幅，如枯木寒鴉，淡白無味，八弊也；平弱敷衍，九弊也；章句難澁，淺陋無飾，十弊也。

二、各家論文

各家論文之言甚多，茲不過擇其瑣瑣大端數則，分列于

下：

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

蕭子顯曰：「文非新變，不能代雄。」

餘姚黃宗羲曰：「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志，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

劉勰文心雕龍論章句曰：「人之立言，因字生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

曾國藩曰：「文之爲道，亦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進，乃能成體。」

又曰：「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

又曰：「行氣爲文章第一義，卿（司馬長卿）雲（揚子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爲行氣不易之法。」

又曰：「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麤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

武昌張裕釗答劉生書曰：「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爲健而厲之已

甚，則或近俗；求免于俗而務爲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

桐城姚鼐述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

姚氏又曰：「文之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曾國藩曰：「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

劉海峯曰：「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則死法而已，要在自家于讀時微會之。」

王筠教弟子作文曰：「不可說空話，一句必有一句事理，卽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許落空，以爲入手作文，須得如此，亦正恐其瞻於文而疏於理也。」又曰：「初學作文，必促之使放，放之如野馬隄跳咆哮，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必俯首樂從；且弟子將脫換時，其文必變而不佳，此時必不可督責之，

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

第三節 重要之文學書籍

吾國文學之書，汗牛充棟，學者於入手研究之初，尤不可不知所選擇，茲將其重要者分述于下，以備初學者採擇焉。

經之易，書，禮，春秋……子之老，莊，孟，列，墨……等，史之史記，漢書……等雖爲哲學，史學之書，然其影響于文學者不少，且爲萬世文章之源泉焉。茲亦別爲經史子類，並附古來文學家之評語於下；至若何人著作，何者爲善本，則于經學常識，子學常識，史學常識中已詳言之，不復贅述。

易 書 儀禮 春秋 論語 大學 中庸 孟子 宋李性學曰：「凡此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爲作文而設，而萬世文章，由是出矣。」

檀弓 蘇東坡曰：「凡作文記事，常恐詞不達意，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唯檀弓多則數字書一事，少或數句書一事，竟有以兩字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意脈貫串，經緯錯縱，自然成文，故精妙可法也。」王世貞曰：「檀弓簡，考工記煩，檀弓明，考工記奧，各極其妙，雖非聖筆，要非漢武以後之人所能語也。」

考工記 陳文陽曰：「考工記善於序事，句法變化，字樣古雅。」
左傳 陳文陽曰：「左丘明善於序事，如老吏斷獄。方密之曰：『左傳巧諫，未免傷雋；國語伸之，戴記稍近。』李性學曰：『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如敍晉獻公驪姬申生之一事，繁簡可見。』荀氏松曰：『邱明選所聞爲傳，其書華體，多膏腴美辭，強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胡氏甯曰：『左氏釋經雖解，而博通諸史，敍

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

公羊穀梁 朱子曰：「左傳是史學，公羊穀梁是經學。史學要記得事詳，經學要於義理親切，然記事多誤。」

國語 陳文陽曰：「國語善序事，不議論，亦出於左丘明。比之春秋內傳似不及。」

孟子 陳文陽曰：「孟子善議論，不必先提綱，後解說，只因其胸中見識高，故自然流出辨論；至盤根錯節之處，只輕輕以譬喻解破。

」朱子曰：「孟子之文，非但歐蘇所不及，即昌黎亦所不及。」柳子厚稱孟子善用助字，嘗有復杜溫天書云：「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而蘇老泉上歐陽內翰書曰：「孟子之文，語純而意盡，不爲囋刻軒絕之言，而其鋒不

可犯。一吳氏更以爲孟子文法可學，其言曰：「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極可觀；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說，蓋出世於此也。」

國策 唐彪曰：「國策之文，起不用冒，收不作結，單刀直入，脫盡斐點；且其氣雄力勁，筆秀神清，詞腴而不膚，色妍而骨俊，文章至此，可稱絕技。雖然，是書也，當師其文之佳，不當學其用意之險；否則因習其文，而喪我天良，所得者小，所失者多，則寧不讀之爲愈也。」

老子 陳文陽曰：「老子議論精極，言如無言，不言而言，故妙，故老，故高，其神奇變化，令人不可端倪。」

莊子 陳文陽曰：「莊子見識高妙，機軸圓活，性情滑稽，故肆口言

亦妙，緘口言亦妙，開口正言亦妙，文法極老。」林西仲曰：「莊子當以看貝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皆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爲得其真，無有是處。」

列子 王守謙曰：「列禦寇之冲虛真經，議論已自驚人。」陳文陽曰：「列子善議論，性情清真，見識峻絕，故平淡之言語中，皆是驚天動地，意思奇絕。」

韓非 陳文陽曰：「韓非子善議論，亦善序事，精覈嚴厲，不出於荀子而無冗長之病。」李性學曰：「韓非子之文字絕妙。」

荀子 陳文陽曰：「議論辨博富麗，但少轉折之力。」

孫子 陳文陽曰：「孫武子精算計，其詳密處，盛得水住，直無絲毫罅縫，妙處如其勝算神明，只於省力處用心，幾於無爲之爲，此文

之妙也。」李性學曰：「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珍珠，間錯而不斷，此種文字極難學。」

管子 王守謙曰：「管子之書，大都功利之習。」陳文陽曰：「管子善議論，其辨政事極覈實，論心術極精微，序事簡嚴。」

晏子春秋 王守謙曰：「晏子奇譎之文，後之縱橫滑稽之文，皆從晏子春秋翻出，不可謂非剏始之文也。」

呂氏春秋 陳文陽曰：「呂覽敘事平易詳明，絕無古怪險澀之僻，先秦古書之中最通今者，但稍弱耳！」

史記 唐彪曰：「司馬子長之文，稱爲古今第一者，以其天資高邁，博記羣書，又得師傳心性之功，常收視反聽，天君湛然，故光明煥發，文章之佳境，出自性天。」王守謙曰：「子長之史記一書，縷

縷五十萬言，或敘事，或議論，或以敘事而兼議論，或以議論而代敘事；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忽出議論，至若窮工極變，雖子長亦不知其所以然。班固作漢書稱爲史家之合璧，謂子長之文豪，而孟堅之文整。『李性學曰：『莊子之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之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以上經史子類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清嚴可均編

文選 梁蕭統撰

李善文選註末附考異，孫志祖有李註補正可用。

古文苑 宋韓元吉等重編

章樵註本附校刊記

續古文苑 清孫星衍編

唐文粹 宋姚鉉編

唐文粹補遺 清郭麐編

宋文鑑 宋呂祖謙編

南宋文範 清莊仲方編

金文最 清張金吾編

元文類 元蘇天爵編

明文在 清薛熙編

清朝文錄 清姚椿編

歷代賦彙 清陳元龍編

吳光昭有賦彙錄要箋略，初學者可讀。

古文辭類纂 清姚鼐編。

續古文辭類纂 清黎庶昌編

王先謙亦編有續古文辭類纂，但不如黎本爲善，與此等同性質之書，更有曾國藩編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清李兆洛編

讀以上各書，歷代之文章，可得其綱領矣，至若學專究一家，則可讀專集。

以上總集類

楚辭 楚屈原著

註釋書朱熹楚辭集註

韓昌黎集 唐韓愈著

近刊本有韓集五百家注

柳河東集 唐柳宗元著

元豐類稿 宋曾鞏著

歐陽文忠公文集 宋歐陽修著

三蘇文集 蘇洵蘇軾蘇轍著

三蘇各有專集，如蘇老泉先生集，東坡全集，樂城集較合刊本爲善。

臨川集 宋王安石著

學古文以唐宋八家爲正宗。

震川文集 明歸有光著

望溪文集 清方苞著

惜抱軒文集 清姚鼐著。

曾文正公全集 清曾國藩著

四人爲桐城派正宗文字。

定盦文集 清龔自珍著

其文奇詭放肆，清末頗流行。

以上專集類

文章緣起 梁任昉著

文心雕龍 梁劉勰著

馬氏文通 清馬建忠著

以上文評類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版

國學常識
文學常識（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吳江徐敬修

校閱者 吳興張廷華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漢口 長沙 北平 瀋陽 天津 梧州 徐州 廣州 汕頭 安慶 開封 杭州 無錫 濟南 重慶 常州 西安 哈爾濱 南昌 雲南 信陽 新嘉坡

大東書局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國文法綱要

一冊 六角

學 生 適 用

我國文法之書。尙無善本。學者憾焉。本書凡分字法。句法。章法。篇法。四編。條分縷晰。要語不繁。籠有我國舊有文法書之長。而無其枯澀難讀之病。合於初中學生之用。在今日文法書缺乏之際。則此書定爲學者所歡迎也。

